

人间物语

下河去捞个月亮 怀念诗人周涛

| 张寄寒 文 |

11月4日傍晚,我从朋友圈中惊闻:诗人周涛于2023年11月4日13时10分因突发心梗在乌鲁木齐去世,心中十分悲痛。好端端一个身材魁梧的军旅作家,怎么能说没就没了。我和他曾有一面之缘,虽短暂却难忘,曾写过散文《初识周涛》在《昆山日报》副刊发表。我从旧书柜里找出几本陈旧的报纸剪贴本,随便翻开一页,竟然翻到的就是1997年7月8日的《昆山日报》,副刊上《初识周涛》一文,赫然在目,仿佛是吾友诗人周涛在天之灵的感应。

遥远的往事立刻推到我的眼前。那是1997年盛夏的一个下午,我接到苏州文联副主席、散文作家吕锦华的电话:明天下午我带一个作家来你们周庄,这个作家你肯定喜欢,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散文家周涛!我连忙说,太好了!太好了!放下电话,我立刻联想我读过他的《稀世之鸟》,我喜欢充盈在他作品里的一种气息。

次日上午,烈日炎炎,我在他们下榻的中房宾馆找到了他们。吕锦华向我介绍她身边的高个中年人,说这位是著名诗人散文家周涛,他立刻向我伸出一只大手,我和他热烈地握手,他随即给了我一张名片。吕锦华对他说,这位是周庄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寄寒。周涛随口而出,我喜欢和小镇作家交朋友!那天的周涛,挺拔的身材,戴了一副茶色眼镜,饱满的前额闪着光亮。不知怎的,我与他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

作家锦华让我当导游,带他们去古镇周庄转转,时逢双休日的古镇游客挤满了大街小巷。周涛连声说,这儿人太多了,赶快找个清静的地方。于是,我把他们带到几条偏僻的小巷小弄,这下诗人周涛来劲了。

“对了!对了!这儿才是我寻觅的地方啊!”诗人周涛两眼发光地说。

“待到夜幕降临时,游客都走了,小镇安静极了,我给你去找一条小木船,在它井字形河道的河里悠悠荡荡……”

“真的吗?锦华啊!我不走了,今晚我们住下来好吗?!”诗人周涛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说。我们回到中房宾馆用了中餐。作家锦华对周涛说,“只要你喜欢,当然可以!”

用好午餐,锦华悄悄对我说,先让客人午休,我和你先去三毛茶楼。我们在三毛茶楼泡了两杯绿茶,坐在临河的美人靠上边喝茶边聊天。

“周涛这个作家不但诗写得,散文也写得好,我和他的接触交流,读他的散文集,学到了很多可贵的东西,他不但作品好,人品更好,为人正直,性格豪放!”锦华絮絮地说。

“我记得周涛的一篇作品中这样说:真正公正准则,永远不会来自所谓文坛,而具来自民间,来自读者个体的判断。”

“有的作家作品被文坛炒得沸沸扬扬,未必都是生命力很强的作品,不少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的作品在读者中倒是极有影响。”

午休后的周涛应约来了,他站在三毛茶楼门口,精神抖擞。他一踏进三毛茶楼,便从楼下楼上走了一圈,他下楼走到我身边,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说,你可以啊!你的这个创意非常好,能够为一个台湾的女作家创办一个茶楼,我喜欢你的创举!看了作家三毛给你的两封情真意切的书信,从三毛的书信里流露出她的真情,说出了她的心里话,真好,周庄有你在。

我给周涛沏了一杯碧螺春,让他坐在临窗位上,我和他对面坐着喝茶聊天,窗外凉风习习,不时传来游船的欸乃声声。

“跟你讲个事,我的一本《稀世之鸟》曾被一位朋友手抄,你看一笔一划抄完一本书,需要何等的毅力啊!”周涛激动地说。

我和锦华为他能拥有如此痴心的读者而高兴,都说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,这是对周涛作品的最高评价。我与周涛初次相识,如有相见恨晚的感觉,彼此说话也无拘无束,周涛常常拍着我的肩膀,操着一口北方话,横一个寄寒兄,竖一个寄寒兄。

吃罢晚餐,我们去沈厅水墙门外的水河桥,坐上了一条窄窄的小木船,船娘用竹篙撑开,小木船在河道里悠悠晃晃,朦胧的夜色弥漫,两岸临河的窗口闪烁着昏黄灯光。小木船沿着井字形河道,穿过一座石拱桥,船儿进桥洞时,诗人周涛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诵:啊!周庄,太美了!诗人激情的声音响彻在水巷的宁静夜空,幽蓝的天空一轮明月悬挂在树梢,诗人被眼前的夜景陶醉。他忽然不声不响走到后梢对船娘说,能让我摇一会好吗?船娘让给他摇,谁知他两只手扶着橹,始终摇不起来,他大声喊:“寄寒兄,你不是下过乡插过队,应该有两下子吧!”

“骑马我不敢,摇船我比你强!”我边说边去替诗人。

“好啊!你来摇!”我双手握住了橹,二十年未摸过橹,两手一推一板,小船稳稳地上前。

“不错!有两刷子!下乡锻炼的基本功还在。”诗人赞赏地说。

不多一会,船娘替了我,我回到诗人身边。船儿在河道里悠悠晃晃,船边有个映在河里的金晃晃圆月亮。

“周涛!周涛!你看河里有什么?”锦华对他道。

“啊!月亮!太美了!”诗人周涛激动地站起身大声说。

“周涛!你可当心掉进河里啊!”锦华拉着他的身子说。

“掉进河里,我好去捞个大

月亮上来!”周涛大声地说。

船上的人被他奇特的想象引发出一阵哈哈大笑。

窄窄的船舱,我们面对面坐着,膝盖碰膝盖,忽然大月亮钻进一块乌云里,天空变得一片漆黑,我们在暗夜里说话大家无拘无束,有人提议让诗人周涛讲新疆草原上骑马的故事。诗人周涛说,真要听吗?我讲!于是,船上响起一片掌声。周涛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牧民与野兽的斗争故事,四下一片静寂,只有船娘的橹板轻轻拨动河面的“哗哗”声。诗人周涛讲完,他要船娘唱首船歌,船娘拉开嗓子,唱了一首《吴江歌》。有人提议要诗人周涛唱一首《新疆是个好地方》,诗人周涛拉开他浑厚的男中音唱完这首歌,船上的人立刻报以一片热烈掌声。

船上岸了,我送他们去宾馆的路上,锦华突然大声嚷着,不好了,我忽然想起一件事,我和周涛离开苏州时与作家范培松、诗人朱红讲好六点半在宾馆碰头的!周涛却轻描淡写地说,你给他们打个电话!于是,锦华立刻给他们打去电话。锦华打罢电话对我们说,天哪!范培松和朱红从六点半一直等到现在,足足等了四个半小时!

“我在想,他们在猜,一定是周庄古镇的魅力把我吸引了,周庄住一晚是有价值的!”诗人周涛说。

在宾馆门口与诗人周涛告别时,我向他伸出手说,大诗人周涛,有幸认识你,咱们后期有期,欢迎再来周庄!

“寄寒兄,太感谢你的导游!欢迎你到新疆来,我请你吃哈密瓜和大盘鸡!”诗人周涛边说边和我拥抱。

“寄寒兄,今天这个夜晚,是我一生中幸福的夜晚!”诗人意犹未尽地说。

告别诗人周涛,心中依依不舍,一想到能有幸结识一个著名大诗人,心中无比欣慰。行文至此,心中万般伤痛,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夏夜,我与诗人周涛在周庄一别,竟成我们的诀别。想起诗人周涛在人间说,下河去捞个月亮,但愿诗人周涛在天堂捧个月亮。

履痕

屯溪老街

| 辛禾 文 |

到屯溪,最想去老街。

那年,一行十人去过老街。那个时候从黄山下来,有些疲乏,一会云里看山,一会雾里看花,最后转悠到老街,留下喧嚣二字,来亦匆匆,去亦匆匆,就赶火车去了。

这次独来独往,无人牵挂,自由方便多了,特地去了老街。老街特别安静,像死寂一样,不见当年的喧嚣与繁华,此一时,彼一时也。君不见,新安江水天上来,殊不知,我今天又来了,从江南来。

屯溪,这天上的水,一滩又一滩,多少诗情画意,在屯溪老街千回百转,如梦幻一般。

但不幸的是,2019年7月7日的一场洪水,让那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老街古桥,彻底坍塌了。所有人,都看到这一幕让人扼腕痛惜的惨剧。新安江上从此没有了彩虹,整个老街似乎顿然黯然失色。

此刻的新安江,显得异常宁静。只是萧瑟许多。回望依山临水的老街,这里曾阅尽人世间的多少沧桑与磨难,经历过多少悲悯与遗憾?那伶仃的被洪水冲垮的桥墩,孤独在河床中央。

不远处从林环生的叶片,开始一天天泛黄,色泽由浅变深,直至落下。只有岸堤崖壁上依然高悬的几株挺拔修竹,直抵云霄,呈现生命的顽强。

这是一条南宋与明清时光交错风格迥异的老街,它与北京国子监街、苏州平江路曾一同被评为历史文化名街。那古巷里弄,依稀可见昔日繁华的影子,老街原是新安江、横江与率水汇聚的水上码头,老街的西端与桥头相连的“八家栈”,相传南宋已经存在,至今保留完好。宋朝移都临安,徽商们模仿宋城而修建,仿佛是一座古徽州建筑的博物馆。那错落有致的飞檐斗拱,粉墙黛瓦,那高高的马头墙,还有至今仍保留的青青石板路,映衬着飞檐外挑的挡雨蔽阳的长廊,让整条老街显得宁静,古朴而悠长。

我在一座豆腐房的桌椅上小坐,要了一碗豆腐花,花了五元钱。主人为了招揽生意,门口还放个水磨,我也一时手痒,拍拍屁股,起身操练起数十年前孩童时在农村磨豆腐的模样,一种怀旧漾上心头。沿街大多数商户仍经营着传统的茶叶、香菇、木耳这类买卖。这里能工巧匠还专门从祁门引进竹雕与木雕之类。那巧若天成,有着艺术美感的编织小件,也吸引游客聚集逗留。当然这条老街依然保留山上人腌制的辣椒酱菜土特产之类,如萝卜干、酱葛根等,大小烧饼摊位随处可见。

很快,太阳西沉,新安江畔残阳如血,余晖夕照的屯溪老街,辉映着华灯初上的光芒。老街像舞着一条火龙蜿蜒屈曲,熠熠生辉,各种名吃异常热闹,馄饨、臭豆腐、豆腐脑摊位随处可见,各种琳琅满目的小商品,吸引很多年轻游客驻足观望。老街中间有屯溪人、清代著名哲学家和考据学家戴震的纪念馆,戴震曾是《四库全书》纂修官,多少让这条老街带来一些厚重的文化气息,数百年来,老街悠久的徽州文化薪火相继的传统连绵不息。

屯溪老街,依然保持着徽州文化的本色:厚德载物,诚信天下。

秋日

摄影 李玉祥

